

石景山文史資料

第五輯



石景山文史资料

第五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侯增信

封面题字：何大齐

封面篆刻：赵跃华

版式设计：王成纲

主 编：杨进成

编审人员：贾懋谦 杜宗义 何大齐 屈祖明

吕品生 关续文 王振中 梁子筠

蔡立言 王成纲 侯增信

题图尾花：侯增信

石景山文史资料

政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门头沟区妙峰山印刷厂印刷

* * *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印张：6 字数：156千

印数：1—1500册 成本费用：4.5元

BJSWS-9212

廣祕博集

米實存忠

題贈石景山區波地

文更資料彙編創刊

白介夫

石景山文史资料 (第五辑)

目 录

史 实 回 顾	石景山中苏友好社轶事……………杨增光 (49) 任弼时同志治丧情况……………赵德录 (16) 石景山水利事业三十年……………贾懋谦 (52) 石景山区园林事业的回顾……………徐树基 (113) 石景山区民用燃料的演变和发展 ……………张春华 (82) 首钢历史上的工人罢工斗争……………满维成 (93)
· 成人教育史话 ·	
人 物 志	石景山区职工教育体制的形成……………王来贵 (43) 我所知道的隆祥法师……………屈祖明 (22) 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尘因……………胡冀民 (27) [附] 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胡振民 (33) 拼将性命护丹青……………丁传陶 (85) 忆门金钟同志和早期石钢社……………门学文 (74) 怀念世叔谢声溢……………梁子筠 (169)
名 人 足 迹	我和石景山……………新风霞 (1) 周恩来总理走访首钢职工之家 ……………关续文 (12) 书生年少 诗道精熟……………王成纲 (36)

往事 摭 语

- 蝗灾·施粥·舍药.....于书江 (72)
- 洪水无情人有情, 新旧社会两重天
.....杨增光 (62)
- 林春店.....李 英 (145)
- 满怀豪情话当年.....贾懋谦 (66)
- 灯笼陈记的孩子们.....陈 慈 (109)
- 日寇铁蹄下的首钢工人.....满维成 (88)
- 歌弦凝深情 锣鼓荡翠微.....蔡立言 (120)
- 溥仪祭扫生父载沣墓前后.....王振中 (127)
- 抗日时期冀中教师生活追忆.....赵耀华 (102)

· 工商资料 ·

- 一九五三年石景山地区私人工商业 (座商)
名录.....焦玉璞 (132)
- 一九四九年八月石景山钢铁厂概况
.....区档案馆 (162)

古 迹 寻 踪

- 模式口的寺庙.....吕品生 (150)
- 忆八宝山娘娘庙及庙会盛况.....于贵斌 (156)
- 〔附〕重修八宝山碑记注释.....蔡立言 (158)
- 《幽州书佐秦君石阙》的书法艺术
.....何大齐 (167)
- 重建灵光寺与圣安和尚.....于书江 (148)
- 法海寺壁画与佛教密宗.....孙培元 (164)

文化史 知 识

- 打灯虎.....徐树基 (174)

· 补白 ·

- 朱德同志多次来石钢视察..... (11)

·名人足迹·

我和石景山

● 新风霞

北京人都知道石景山有个大钢铁厂，可是1948年，我来北京在天桥唱戏时，石景山还是个偏僻而荒凉的地方。那时，我随天桥万盛轩小戏院的演员一道去过。当时的石景山钢铁厂也是北京最大的钢厂，可是只有一排黄土房，哪里像个工厂啊！而且周围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街上随处可见赶猪的人来来往往，满街鸡屎羊粪，鸡群串来串去。人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小孩穿的更是破鞋露着脚趾，破衣露出肉。这一切给我印象是：石景山真是个穷地方！一次春节，我们在露天搭的小台上演出，演的是《王少安赶船》和《大过新年》。观众都站着看戏，人很多，有人还把小孩扛到肩上看戏。当时正下雪，小戏台是新搭的，正演着戏就倒了，砸伤了观众。人群一挤，大哭小叫一阵乱。演员拼命抢出自己的戏衣、头面。尽管人走戏停，分文没有，但好在演员们没受伤，总算万幸啊！

1950年，我去石景山演出《刘巧儿》，那是随蔡畅、李伯钊、张晓梅等大姐去宣传婚姻法，并慰问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这时的石景山已大有变化了，大人小孩穿戴也整齐了。但街道还是破烂的，风沙很大，树木很少，出门一走，衣领上就是一层灰。我们在五一剧场演出，这个剧场也是露天小土台子。开场时，蔡大姐先上台讲话，接着，李伯钊大姐上台介绍我们这些演员。我一上台时，觉得在这里唱戏，简直和在旧社会跑野台子唱

连场戏一样。观众人山人海，大人小孩又喊又叫，真是乱嘈嘈呀！

在这露天野台子唱戏，我是有经验的，要稳得住，唱得清楚，咬字准确，不能拼命用力喊叫，越喊台下越乱。我一上场观众都自然静下来了。领队的北京市妇联主席张晓梅大姐对我的演出十分满意。演出后，几位大姐又带着我们几个主要演员到车间为工人们清唱。当我唱《刘巧儿》中“自己找婆家”、“小桥流水”那几段戏时，钢铁厂的工会主席老毕提出，用五个八仙桌搭个临时舞台，让我站在上面表演。我爬上八仙桌，手里拿着一条小毛围巾，边唱边舞，走圆场、卧鱼、过桥、摘花、河边照影子、前后翻身、跳步等，样样都表演了。这场戏原是边唱边舞，用一缕线做出各种造型和舞蹈姿势来。但这次是清唱，没有准备道具，是我临时想出来用小围巾代替的。张晓梅大姐高兴地说我聪明，能临场想出补救办法。

张晓梅，李伯钊几位大姐，又带着我们几名年轻演员，深入到石景山家属区访问，送戏上门。我们清唱的效果很好。几位大姐挨家挨户地为妇女们解决问题。家属们的问题很多，有的是包办婚姻，有的父母阻止儿女自由恋爱，有的是丈夫欺侮妻子，有的是后娘虐待孩子，还有婆媳不和的，逃婚的、打伤的，等等。大姐们辛辛苦苦，一家一家、一个一个地劝说。为了这些家庭纠纷，大姐们可费了不少心，她们苦口婆心，解决了很多家庭难题，至今使我想起来都很感动。这几位大姐现在都作了古，特别是张晓梅大姐，和她的丈夫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去世，使我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不久，镇反运动开始。当时，我们剧团的班主被镇压了，剧团改成集体所有制班，我被选为团长，又是主演，事情好办，群众也很支持。我们班改名为“首都实验评剧团”。由于经济利润完成得好，所以大伙生活都比较富裕。白天唱戏，夜里排戏，干劲很足，很快排出了新剧目《艺海深仇》。观众很喜欢，场场满座。电台录了音，唱片社还约请我灌录了唱片。

我这个团长兼主演好说话，分钱时，我按旧戏班的义气，做到有饭大家吃，有苦大家受。当时，我们首都实验评剧团在北京是第一号的好生意，日夜有戏，场场爆满。年节分红时，我和大伙商量，做到公平合理。我们用盈余的钱办了一个学员班，买了前门外石头胡同的一所三进院房作为团址。真是事业红火，人心团结。

一天，大老王（石景山的一位领导）和老毕来团约请我们去石景山五一剧场演出《艺海深仇》。我们团去了，连续演出三场，反响强烈。最后一场是解放后开大会，艺人诉苦斗争，每次演到这里，观众高喊口号：“打倒恶霸！”“为受苦人伸冤报仇！”台上台下融成了一片。工人们看完戏，都立军令状：为人民多生产……为某某号高炉早日建成而奋斗……不久，高炉建成，我们又为庆功会演出，这场面就更热闹了。

演完戏，秧歌队上台跟我们一起扭秧歌，还给英雄模范披红挂花，领导也上台跟英雄、演员合影，小学生也献花。庆功会后，大家都到大食堂吃饭，大碗炖肉和粉条熬白菜……人们又在食堂跳呀！唱呀！说呀！笑呀！热火朝天，一直闹到深夜。分手时，大家都恋恋不舍地握手、告别……

石景山的工人干部都喜欢文艺，不久他们成立了京剧、评剧、话剧等业余剧团。我给石景山业余评剧团排了《刘巧儿》。后来，演出了许多场。

1951年石景山钢铁厂的一个高炉又建成了，庆功会上是石景山自己的业余剧团演出的。我们做辅导工作的专业演员也被约请去看戏。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三大”搞出了大批右派分子。我爱人吴祖光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我因为不跟丈夫离婚，也胡里胡涂被戴上右派帽子。但我们没有怨言，认为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哪能一个一个都是对的，总是会有屈死鬼的。我们认为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的。由于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

这时，因为剧团需要我演戏，我虽戴了右派帽子，却没有登报。但我在台上唱戏，下台后就去接受劳动改造，随时随地挨批斗。有人有意在我演出的剧场贴出大字报：“右派分子新凤霞你别翘尾巴！”这样观众自然知道我的身份了。

但石景山的领导和广大职工非常理解我，仍约我去演戏，而且，每次我都受到热烈欢迎，和以前一样。所不同的是，演出后总有很多观众把事先写好的信交到我手里。而且不断有职工进城来我家看我，偷偷地说几句体贴话。有位业余唱评剧的女职工来我家对我说：“你们是好人，一定有好报，早晚也会平反，好好工作演戏，群众眼睛是亮的……”我听了很受感动，这仿佛是给我的强心剂。在困难时能有这样的好人给我力量，真比金子还珍贵呀！

记得石景山三号高炉建成，创造一条龙流水线时，我们剧院要排一出反映石景山大跃进的戏，叫《红河一条龙》。我们去石景山下厂体验生活，分配我在模型车间干活。我跟石景山人是老交情，他们对我很欢迎，但我戴着右派帽子，政治压力很重，认识的工人我都不敢接近。我心灵深处只刻上了“积极表现，接受考验”几个字。由于我在工作中认真学习，干活卖劲，体验生活结束时，在全体大会上，我受到了表扬。

我们排戏很快，因为我有政治问题，只让我在剧中演配角，这次是演一个出身不好的技术员。只有一场戏，有一段唱：

干吧，干吧，跃进干

千心，万心，一线串

老人，青年，同声喊

你帮，我拉，流水线

大家同坐跃进船

齐心协力，勇往直前

人人夸奖大宣传

观众对我的这段唱很喜欢，每句都有喝彩声。可是这戏在石景山五一剧场演一场后，就再没有演。因为工人说：“我们看

戏不能凑凑合合，这戏演的工人不像工人，唱的又不好听，我们要看的演员又唱的少，穿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衣服，这只是演了我们的外形啊！工人们非常诚恳直爽，说出了真心话，他们是懂艺术的。

通过下厂体验生活，跟工人一起劳动，我得到的教育是：一个人遇到挫折，精神不能输。我们下厂回来跃进比赛，演出场次我是剧院头一名，一天演过七场戏，半夜化装，吃饭睡觉都在演出中，见缝插针，有时累得站着都能睡着了。

记得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天，我突然被关进中国评剧院单位的“牛棚”，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两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来找我外调，后来谈话中得知，原来他们是石景山的工人，是借外调来看看我。说是外边传言很多，说：“新凤霞被打伤了，自杀了，送走了……”老工人对我很关心。当时这两位青年送了我四十斤粮票、拾块钱，我把粮票收下了，并说：“我受审查，但有工资，不能收钱，这心意我领了……”他们告诉我说：“我们问过你的专案组，你没问题，是周扬一案牵连的，你放心。”这时我才觉着太滑稽了，周扬跟我是上下级关系，我跟他连一次单独的谈话都没有，凭什么这样审查我呢？

后来我跟小白玉霜一起劈柴时，就偷偷地告诉她：“别想不开，咱有什么问题呀，你是经过阵势、见过世面的人，别想不开，我是周扬一案，想得到吗？我把劳动当锻炼身体，一点也不少吃，以后还得唱戏呢，戏台永远是咱们的！”她说：“你呀，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又有老有小。我为了谁呀？家里一个亲人没有，来到剧院挨斗挨打，回家也过地狱生活！没什么留恋的了……”小白玉霜一生没有一个亲人，丈夫带来三个儿子，“文革”中正十五、六岁，都不懂事，在家里也批斗她，外边又挨打，不久她用黄酒服下大量安眠药，含恨死去了。死后只用一块塑料布盖身，四块砖压住四角，一辆平板三轮车送了她的终！石景山的工人听到小白玉霜惨死的消息，又借外调来找我，当面证实了这件事，他们十分痛心，工人师傅们对演员如此关心，使我

十分感激！可怜的小白玉霜姐姐在九泉下，她应当记住石景山工人师傅对她的厚爱！这两位师傅对我说：“千万，千万要想开些，不要走小白玉霜的道路，观众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我感激地回答：“我从没有想过自杀，我要看着他们有什么好下场！我宁愿让他们打死，斗死，也决不自杀。”

熬到1975年初，我又被发配到石景山参加劳动。当时，我受审查已经结束，没有问题了。但极“左”的领导还是不放过我，她用手中的权整我。不许我恢复本职工作，让我在石景山红旗街副食管理处劳动改造。开始，我被分配到食堂工作。先干下手活，我很认真，师傅们很高兴。不久师傅们让我做上手活，做窝窝头，切馒头，切烙饼。开始为了准确，我就抓一把，上秤称一下，慢慢地有了准，手一抓就是二两，用刀一切就差不多。

在食堂我学会了做面食，做肉食。那时，我一起床就穿上工作服，戴上白工作帽。我每天都提前上班，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这段食堂劳动，虽然不长，只有三个月，但我和工人师傅的感情很深。当时我因“文革”受了伤，有了病，血压经常是高的，头昏，师傅们不让我吃大油，我不愿麻烦他们，就尽量少吃菜。有一次我们剧院的一位书记来了，她告诉食堂说：“你们炒菜不要给我用大油炒，我血压高。”大师傅生气地说：“这位领导可真够味儿呀！她只来一天就先给我们食堂下命令。新凤霞来了两、三个月了，人家从来就不让单作，人家说，不能特殊……。”那天是师傅为了我们领导，用素油炒的菜，可是炒了两份，师傅一定让我吃一份。

我在食堂劳动时，还露了一种手艺，但不是做饭。看见食堂师傅们忙得连发都没有时间理，我便从家里带去一把推子，提出给师傅们理发。师傅们高兴得拍手称谢说：“太好了，太好了……”老师傅不在乎，理个什么样子都可以，实在不行理个光头也行啦！可年轻师傅怕我不会理，拿他们练手。我一摊工具，一块白围布，一个长毛刷子，一盒爽身粉，剪刀、推子都是名牌货。理发时，师傅们坐在院子凳子上，先是老师傅来理，接着是年轻师

傅来理。理完后，一个一个都很满意。一个年轻人理完发后，用镜子一照，高兴得跳起来，还向我深深一鞠躬，并说：“新师傅，您真没治了！下次我这个头还是归您理了。”

我在食堂劳动的这段时间，理发是我最开心的事。我认为这也是师傅们对我的信任，我很感谢他们。

参加食堂劳动，在“文革”中，这是一件美差事，也确实比干别的好多了，也干净多了。过去，倒垃圾、转煤球……我都干过。在食堂劳动，没有欺侮人的，没有搞小汇报的，大师傅对我很关心。我从小就有劳动习惯，我总觉得人家干得了的，我也干得了。人家干不了，我也要去干，干适应了，我就是胜利者。所以，无论干什么，要叫人家放心，一定要干好。这是我做人的态度。

我在石景山红旗街副食管理处参加劳动时，还卖过茶叶、百货、副食品等，大家也都欢迎我。我不会算帐，给他们帮了很多倒忙。还有，许多顾客要来看看新凤霞什么样子，还一个传一个地说：“走！去买包茶叶，看看新凤霞。”这样大家见到我，说说话问问好……可给商店添了麻烦。卖货时，我喜欢的是学包包，还学捆扎酒瓶。这些看上去容易，可是隔行如隔山啊！要有两个酒瓶，叫我扎好绳子，我就搞得乱七八糟。想把纸绳拽断也很难。看看售货员们轻松地一拉就断了，这是技术。可是，有些顾客还一定要我为她们取拿，简直是看我出丑啊！卖茶叶干净，是为照顾我，这比卖酱油、醋轻松点儿。可是一张纸放好茶叶，包上这个包可难啊！应当见棱见角整整齐齐。我转来转去，想拉好两个纸角都难得要命，纸不随手，我心一急，一包茶叶全洒了，还是几个售货员帮忙解了围。

我在副食店劳动从不把这种活当成临时性工作，想的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看到售货员认真负责，他们一站柜台就是几个小时，我受到了教育。人家是干一生，我是干很短的一段时间，应当好好地认真学习。我见售货员就请教，还真学到点本事，站在柜台里也自如了。我穿上工作服，戴上套袖、帽

子也很像样子。年轻的售货员管我叫“新师傅。”我说：“这个新，是新来乍到的小学生。”他说：“不，您是师傅，新凤霞师傅。”我说：“那我可什么也学不好。我在舞台上人家可以叫我师傅，现在是站柜台，你是师傅，我是小徒弟……”

我在石景山钢厂食堂劳动时，住在食堂后院。我和几位师傅去菜站拉菜，是坐大卡车去。拉回的是各种菜，有大筐的西红柿、葱头。我站在车上向下递，下边有接筐的。接的活重，我在车上活轻点，是照顾我。就这样，我的两个胳膊也累肿了。劳动虽累，但我精神是愉快的。

我们把西红柿一筐筐地码放在墙边，葱头就堆放在墙角。师傅说：“柿子吃一筐搬一筐，葱头不爱坏，放些日子也行，临时用临时拿。”没想到当天夜里忽然来了大风大雨，只有一个值班师傅睡在食堂里。我听见刮大风，看到打雷的闪电，赶快爬起来。值班师傅也起来了，我们两个顶着倾盆大雨把西红柿一筐筐都搬进食堂。葱头怎么办？我们用一个簸箕撮起来，向屋里运。一场忙乱，满头大汗，总算把这些菜收拾好了。哎呀！淋了半夜，差点没把我累死！人一忙活，也忘了穿雨衣，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一个落汤鸡！第二天，我发烧了，好在我是睡在食堂后院，师傅们对我很好，给我送饭、送水，管理处来了医生给我打针送药、量血压，关心照顾。大家白天来看我，晚上来陪我。

那时，对我的审查虽然结束了，可是领导不向群众宣布。因此，我的言行还得小心谨慎，我还是有问题的人物。领导告诉过我不允许我唱戏，因此我只能小声偷偷地唱。工人师傅什么都不怕，我可有顾虑。这样，我只能天天在食堂后院清唱，师傅们对我更好，更同情我了。

石景山钢厂食堂的大师傅真细心，在那里我学了不少东西。食堂开会研究什么，像居家过日子一样，什么季节有什么菜上市，要想办法让大家吃得好，营养高，花样多，花钱少。我简直是个大傻瓜，什么也不懂，只有听着。炊事班长是当家人，也像我们排戏派活一样，要安排好谁干什么。我也算炊事班的一员，

可只能干小活。有一次我被夸奖了——那是吃炸酱面，要每碗随配一份黄瓜，我就管分黄瓜。师傅说：“本来黄瓜应当切成丝，但切丝要用手抓，出汤，不卫生，也不着吃。发根黄瓜咬着吃，就像吃蒜一样，味道鲜。”

我得了管分黄瓜的任务很高兴。我这个人给个差事就认真极了，我一条一条地把黄瓜洗干净。可是黄瓜每条不一样大，分份就难了。我自作主张：大黄瓜一条，小黄瓜两条，再小的三条，反正不让买饭的职工吃亏。这事也来不及向炊事班长请示，结果发黄瓜大家很满意。炊事班长说：“凤霞这件事办得好，咱们满意，买饭的也满意。”

我得到过表扬，但也出过“事故”。有一次包包子，我接过大碗馅。让我包包子，我很高兴。这是技术活，比干零活，搞卫生高级，是师傅看得起我。包包子要把皮子托在左手，放进馅，有一个皮露了馅，我就用一块面贴补在破皮的地方。这件事我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包子馅不会露出来了。包子上屉，蒸熟后，在捡出在的时候，被师傅发现了。师傅把我补了皮的那个包子捡出来放在一边。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食堂工作是做在前头，吃在后头，卖完饭才吃饭。在卖包子时，有破了底的，露了馅的，都要捡出来不卖。当我吃饭的时候，我看见炊事班长把破了底的，露了馅的，包括被我用面补了一块的，都盛在一个大碗中自己吃。我看在眼里，心想：师傅们对工作这么负责任，我可怎么比呢？我去问师傅，为什么不吃整的？炊事班长说：“咱们处处都得细心。”他拿起我贴补的那个包子，说：“看，这个包子就不应当卖。贴了皮就不够质量，不能卖。”我才明白：班长竟然这样的一丝不苟。

我在石景山劳动结束临回来前，在副食管理处大院开会，我们一位领导宣布：新风霞审查已结束了，但她仍是反革命吴祖光的家属。”我听了这句话，肺都要气炸了！

我想举手讲清楚我丈夫已作了结论，审查清楚了，没有问题！可我一向软弱胆小，没有开口。只是心里憋了一口气。后

来，我仍然被整，我带病干重体力劳动活，还不许我参加演戏，让我搬道具抬布景，装卸大卡车，又派我去农村劳动。就在我出发去劳动的那天早晨，背起行李，忽然摔倒在地上，住进了西城人民医院。因内伤、外伤严重，左腿左手，至今也没有完全恢复功能。石景山副食管理处的师傅们很为我不平，他们难过地说：“他们对你太不公平了，你太老实！我们要出面帮你去质问他们，你吓得阻拦我们，自己被气成重病，太冤了……”多少年来石景山工人同志经常跟我联系，工人师傅写信向我问好，也曾来医院看过我。

1990年8月，我被石景山图书馆负责同志约去，一是叙叙旧情；二是向大伙讲讲这些年自己的工作生活；三是看看石景山的新景象。

石景山大大变了景观，处处是树木一片绿，高楼一座座数不过来。地下铁道四通八达，给石景山人民带来了极大方便。市政、卫生、娱乐设施十分齐全。商业网点遍布全区，还建起文化馆、电影院、图书馆，标准体育场、足球场，还有为亚运会建的摔跤馆。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石景山的生活区都实现了花园化。为儿童修建了幼儿园，为学龄前儿童修建了“银杏宝宝乐园。”还有以雕塑为主体的文化公园，此外，还建有石景山游乐场、法海寺森林公园等等。

1991年，残冬滞留之时，石景山的朋友们却早早为我送来了春天：特钢厂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庆功会。车到石景山时，仿佛扑面而来的已是春风。开会的礼堂在三楼，工人见我来了，高兴地鼓掌，硬把我的轮椅抬上三楼。看着那么多笑脸，听着那么亲的问候，我眼睛蒙上了一层泪水。后来我上台即兴唱了一段，表达我对工人们的情意。那唱词是“亲爱的工人老大哥，各位领导，咱们今又见面多欢乐；回头看却坎坎坷坷。我走过了几十年；今天咱们欢庆一堂，心里的话儿说不完；我祝你们万事如意再夺高产，事业兴旺大发财源。”唱到最后一句，大家又鼓掌又欢笑。厂长还说：唱得对，我们就是要事业兴旺大发财源。

石景山，我还要不断地回到你的身边。

[illegible]

• 史料摘录 •

建国初期朱德同志

多次来石景山钢铁厂视察工作

第一次是1949年7月1日。当时，石景山钢铁厂一号高炉修复开始出铁。“七一”这一天，厂里举行庆祝大会。朱德同志出席了大会，他祝贺钢铁战线职工们的成就，并号召大家为迅速、全面恢复生产而努力。

第二次大约是在1951年前。总司令去该厂视察时，谆谆教诲并指示全体干部职工：应从全国着眼，由于我们家底太薄，小高炉多出一吨铁，就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多增添一分力量。该厂遵照这一指示，于1951年前后，将尚未拆掉的三座小高炉，有计划地修复了。不久，投入生产，从而提高了产量。

第三次1957年9月10日朱德副主席到石钢视察扩建情况。

第四次是1958年。那年的5月28日，石景山钢铁厂举行扩建的开工典礼。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朱德同志亲自到会剪彩。在这一天，全厂的职工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会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处处欢声笑语。下午三点钟，朱副主席在厂长陪同下，迈着健壮的步伐，来到了烧结主房工地。他从一位姑娘的手中拿起了剪刀，接着，一条彩色的绸带被他剪断了。这一镜头宣告这个厂的扩建工程正式开始了。

1960年5月8日，副主席朱德与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再次到石钢视察。

石景山钢铁厂即今首钢的前身。朱德总司令1886年出生，第一次来石景山时是六十三岁；第五次来已然七十四岁。有一次，他还曾甩开卫兵，到车间看望工人。首钢老工人回想起总司令对他们的爱护、关怀，至今激动不已。

朱总司令五次视察首钢，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经济建设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門學文 整理)